補義莊子因

獨見隋標

全六冊

六

口 13
2214
6止

信 仁18
2214
6 止

自言其道之妙。則人必不信。惟借他物以明之。而吾道之妙始頭此非我之故相爲難。乃人之不能明其道之過也。手雖先于我。而無經緯本末于胸中。則强以期顯之手。而爲智之足非有所先知先覺而爲智之也。人而無以先人。失人之道。則如已往之陳迹求之無所尋。何足貴重。

莊子因卷之六

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所以終明天地萬物之理。盡明道之言。不可勝數。故十居其九也。重言。借聖人高士之言。以證己道之言。亦可不數。故十居其七也。卮言。和以天倪。如酒有自熟。無人爲無定職之義。蓋所謂道之言。只此種種。不堪一人。必之正言。莊論。彼且不知。爲何物。不堪之言。又似不近人情。惟如此之爲則彼或轉思。徐悟我之寓。以自然之目出。看來則心之不可豫期也

寓言。

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言之人。彼則不信。猶父不能爲子之媒。其子之譽。其子。不若他人之譽。其子爲他。然此亦非吾不欲直言。奈人不可與直言何。自己批駁。反歸罪於他人。寧情異想。從大外來。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爲是之。異於己爲非之。重言。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

本末以期年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莫不以己之同異爲是非。故因其心所重者。女之人而言之。所以引皆以眚女爲事。非以年也。蓋本末可以立人之道也。若徒以其年。不過爲陳久之意。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無言本自齊。若以言齊之。不若不言。而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自也。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尼待其自齊。然不言者。非箝其口之謂也。不言而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因是已。已亦彼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尼言日出。調我之天倪以爲消遣者。非欲以此統一衆論。蓋統一衆論。惟不言。一衆論。不言。始能齊之。人欲以所聞先於我。有經緯本末可以立人之道也。若徒以其年。不過爲陳久之意。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無言本自齊。若以言齊之。不若不言。而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因是已。已亦彼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此無言之言。吾之真未嘗不存乎其中。是未嘗不言也。孰得其久。正解寓言方物皆種種之。行以水繼水。以火繼火。豈能相傳得下。故必危言之可不可。然不然。而後可借以消遣歲月也。倫理也。循環無間。則無往不可。而成其爲蕩然和適之天均。天均天倪。二已和者。惠子生平惠

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尼待其久。天下之可不可。然不然。皆本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於我之自爲。而物各有所然。各有所可。無不以爲然。以其自然安得有可久。不易之定論乎。若非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以物理而論。胎卵濕化。物種有萬。形雖不同。禪代無已。是不齊之中。有至齊者存焉。能借物理而言之。以見物論不得不齊之意。

南。引此正見是非之無定處。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與則陽篇內遽伯玉一段同意。勤志服知也。服知。從事於知也。勤志。好學而不息。

以強辨爲是。不覺有回頭認錯之時。故莊子言孔子不聖。猶有未化。謂悲哀之變。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再化謂悲。樂之變。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洎。音自。及也。不及養親也。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縣。係累也。學以無累爲善。有累累天道之罪也。弟子以曾子小以祿少而改其樂。不以祿多而釋其悲。見其心之無累也。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與鵰雀蚊虻相過乎前也。言曾子之心。已有係累矣。若無係累。則併不及養親之悲哀。而忘之矣。言計祿之多寡。哉。鵰雀蚊虻。取其大小以爲喻也。○此段疑應入外物篇內。

顏成子遊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野。質朴。從。順世。通。徹理。三年應感上見。尙未歸根也。四年而物。五

惠子言。孔子有日進之功。故是非之無定如此。莊子曰。孔子非勤志服知之故。乃謝去所志所知。而隨時任物之自然。而不造言。自無是與非也。於何見之。卽於下言見之。

而當法。才。猶孟子天之降才。大本。猶大初也。人受才於造物。復其靈性。以有其生。則鳴當律。而言當法。固有至若孔子之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自然而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若好惡是非。以與人相勝。不過服人之口。非猶夫以心服。而不敢諱也。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諱。忘也。乃能使人以心服。而不敢與之對立也。以定天下不易之理。爲不可及也。○已上皆孔子之言。引此以明末之嘗言之故。謂欲定天下之定。原不在能服人之口。聞此當自省矣。

懸哀樂入之則有所擾弟子疑其因葬而哀樂故謂亡無所懸外感可無言矣

身死之物任其飛來飛去而已無與焉豈復知其多少也從無處不知死不知生與大妙原無漸次

我通無彼物有人之生也蓋有所為之不同及其死則同歸而無有異如所見衆有所為有勤之者然○此從上不知死不知生透下意來全篇末俱

鬼入無方天成發此

無為不知死生義

無有大妙無名生前有為則死後精灵不滅而相天蓋以既死之氣何能窮其所往窮其所不往耶天有歷數地有人據

所從來也若果從無中來乎則強陽不知其始生之初強陽之氣原無

年而來六年而鬼入物心神凝定卓然如有也來精神生有所憑弟子疑其因葬而哀樂故謂亡無所懸外感可無言矣

三句在存主處見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天成謂合乎造化之自然不知死不知生即內篇所謂不死不生者也大妙則未始有始者老子所謂要妙是也三句是與道合真生有為死也勸公

子陽舜則何從勸公乎正解大妙之人無所不適而相天造物不比尋常有為之人直至死而後能勸公也歷數寒暑春秋也人據物類消長也盖不能窮其相天造物之迹在于何所而其理則默存乎其中朱註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死也十一字中間有脫誤或曰諸本勸公二字

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人皆以其死自有形迹於無形而不知其始生之初強陽之氣原無所從來也若果從無中來乎則強陽不知其所往耶天有歷數地有人據

吾惡乎求之天有日月星辰之數如甘石巫氏之書是也地有耳目聞見之所及如禹貢圖經是也此

雖最不可知而亦有可求者若生死之間其所以然之理將何處求之耶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始若之何其有命也若以生死之理求之於命則終若有所制既疑於有命矣而求其始將有以相應也若之不可得又疑於無命是命有不可知者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若以生死之理求之於鬼則福善禍淫既似有鬼主之者而善者或未必福淫者或未必禍又似無有鬼主之者是鬼又不可知矣○此言生死之理本有不可知者斯得之矣千古疑根數語說破奇文全文正脈

衆雄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叟叟也奚稍問也衆外微陰非二故曰叟叟與予有而不知景字相呼應稍問云末論也

爲下句沈芷相勸於公孫也如子死孝臣死忠是也莫知其所終謂不意此物之終而忽然是分明有命之者莫知其所始謂形頭不知其然而然極爲無謂是想來無命之者此根地有人據而言之以爲無無者則寒暑春秋相忘而不爽矣以爲有鬼神則或逝方而不忘矣此根天

其所以影之俯仰行止隨形而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已。皆知其所以然哉。蜩甲蛇蛻雖附於形。倘有其質。影則火與日吾屯也。非也。蜩甲蛇蛻。可見而不可執。故似之而實非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聚也。然也。影之遇明則顯遇暗則隱。皆本於形。彼指形而言也。然形亦不能自主。尚爲影之所待乎。是形影之造化者。而況主張有待之造化者。將不爲彼之所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之不相離。皆不能自有也。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此承上健動之義。來往強陽。既皆非我。又何以有問乎。○此承上段生死出於陽氣而言。與齊物論同意。而文更覺新異。

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

有無數而言之不若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故。敬問其不造化之迹。不可知。則大妙。壓數人據今皆之人。默存乎中故也。而雖與居。雖仰目。明。張目。皆視上於面而近。徹者。而誰與居。言人將畏而去之也。○下篇太白若辱盛德。言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虛。全此意。

老子曰。而睢睢盱盱。可教之。若不足。二句出陽子居楚。然變容曰。敬聞命。奏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避席非止於不爭而已。爭席非止於避而已。聞道之人。其初終不同如此。

立言所以明道。豈不可以莊語。而必藉寓言。以爲廣重

言以爲真。卮言以爲曼衍哉。蓋道本乎天而不在人也。
如孔子前是而後非。是道以時而化。曾子前樂而後悲。
是道以事而化。顏成子遊前野而後妙。是道以功而化。
則道之無定在也審矣。夫道之始卒如環。莫有大於生
死之故。然其中之有鬼無鬼有命無命。造物之幻皆不
可知。其在人也。不過猶罔兩於景。各有所待而不能自
主。是欲言以明之。而有不可言以明之者焉。惟去其睢
盱明之形。如陽子之爭席。戒其感豫出異之辜。若列
子之饋漿。則其人之天見矣。夫造物之報人也。報其人

之天。故安其所安。即知道而勿言可也。然人心易動而
難靜也。上焉者用成拔於屠龍之巧。衆人所以多厄。而
乘於聖人有求之效。下焉者。徼精神於苞苴竿牘之際。
小夫所以爲知。而眯乎至人無始之歸。其欲天而不人
難矣。不知離實學僞。非由天而內刑等之外刑。適所以
自傷也。乃猶內藏其山川之險。而勞人之九徵。外眯乎
唐許之風。而矜心於三命。是未取五德之凶。八極之窮。
三必之達。六府之形。一一而並較之耳。若莊子之應聽
也。以幾牛不如孤豚。其論葬也。以爲無異螻蟻。總無

有窮達生死入其意中。則人而天矣。如是雖明道而實抱道也。雖立言而實不言也。此篇是全書收束推著書之本意。與列禦寇總爲一篇。後人因攙入讓王等四篇於中。故分而爲兩耳。惟曹商得車。宋人錫車二段。評頗近於虐謔。似非有德者之言。當別之以俟後也。

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是何句法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二段俱整。天下而重生。語既同。而斷論亦無異。文情抜而不變。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

鍾惺曰。多與呂氏春秋同。呂氏春秋。固有襲莊列者。然不忘於此篇。獨襲之多。且氣格淺弱。與莊文不類。

幽憂。其不得清幽高誘曰。幽憂猶隱憂也

貴生篇

（備本今常德府武陵縣南蒼山有李老壇）

（捲后老如賈捐之昧死言卷二誠悃之意徒言捲力則不孫其神可知矣）

審名篇

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此言捲后老如賈捐之昧死言捲力則不孫其神可知矣誠悃之意徒言捲力則不孫其神可知矣）

隨在而自足者。無所用天下也。文亦平俗。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捲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此不言己之當受。不當受。單言讓者之德爲不至。如果舜德未至。亦不待於讓天下時而始去也。理之不可解如此。）

（捲捲用力貌）

（此言）

（此）

（所用養。軀也。所養。身也。此）

（虽有富貴。不戀之以傷其身）

（謂戰鬪而殺人之父兄也）

（尔雅云南蠻曰爲丹穴强出之而薰之以艾薰如三薰三沐之薰）

文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予皆勉居矣。爲吾臣矣。以異日。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所用養。軀也。所養。身也。此）

言出其國以尊生。段末以世人對看作斷。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

廢斷也。

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此言不肯傷生。故輕其國。與人一段。同有避患之意。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必作斷而去之。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慾身傷

廢只作廢。疾解。不廢。必作斷而去之說。然而攫之者。

生以憂戚不得也。昭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此言身之本重於天下。慾身傷生以爭之者。不知輕重者也。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甚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眞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爲國家與治天下有二乎。何緒餘土苴之

飯牛。養牛也。

諸註點者多有字泊臭汙當是待土苴糞草也

凡聖之聖術不同也。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而不傷生也。以隨矣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矣之重哉。此言惡富貴者所以完身養生也。

（君之于民。同之受但使宮遣之異耳不可耳）

（呂氏春秋作殊）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耶。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此言非分之祿。不可妄受。恐貽非分之災也。○數言警策似國策。

（列子註君以不用賢人爲過知我則不待如此窮困矣）

（子陽鄭相殺人嚴酷罪者無赦舍人折弓妻子陽怒責因囚人逐捕殉而殺子陽）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

韓詩外傳作商人欲見於君者必有以獻重寶然後得見又曰遂不受命入于澗中

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冠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此言非義之賞不敢當方爲高義也○文亦頗難國策

焦竑曰一本三旌作三卿云諸侯之三卿皆執珪者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此言有道者重在學而輕在貧也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商

茨積也室穿治敗所積皆生草也以蓬爲牖者有二室也軒車高大故卷不能容也或曰華冠飾古云即今之樺皮貼皃者又曰希世顧世譽也一說此篇通學以爲人所學者皆以適人之適也教以爲己所行若皆以求富貴利達也腫瘃剝錯也

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此言有道者。養其內而忘其外也。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憮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作。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此言知足而自得者。以其行之修於內也。○三段俱係孔門弟子之事。莊叟未必深美乃爾。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之人。無壽類矣。言雖知生可重而利可輕。其心不能自勝。不如日順之而勿強。強抑則內傷其神。神惡之矣。不勝。一傷也。強抑再傷也。故曰重傷。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此言棄萬乘而從布衣。雖心不能自勝。而有入道之意。亦人之所難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

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

藉狼藉也。陸云藉謂陵藉

通雅削然猶悄然。卽蕭然若然。卽愾然蒼氣古氣字轉入。郎曰。入從免從乞。乞與訖通。司馬云。共伯名

和。修其行而貴。聞於諸侯。諸侯之聞。諸侯之聞知也。讀爲太子卽位十四年大旱。堂溪公之曰。百姓不寧。子盍召公乎。立以爲君。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于宗

許由共伯未嘗若窮通也。言之何易

不若是而已。猶云若是而不已也

之下。也。右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此言得道之人。窮通非所計也。○自篇首至此。共十五段。其中所引大約俱輕外重內之意。強半於段末用斷語。調既庸俗。意亦重複。讀之令人生厭。至此段末。忽用古人二事。對待雙收。其格法自西漢之後始有之。今乃指爲莊子手筆。豈不笑殺。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此言遊帝王之門以重生。既投淵矣。其意欲何爲乎。死得無譏。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

限上須痛方我君須忍垢

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聲光而謀。聲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此言爭讓均爲辱行。有道者所不忍聞也。○死得無謂。死湯又讓聲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聲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立乎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廬水。此言取之不義者。受之不可也。○一死得無謂。

祈喜禱求所好之事也人樂此政則行此政人樂此治則行此治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一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夷齊原爲文王養老而至。非爲武王來也。使周公與盟。本可詫異。而況以加富就官等語相結乎。何武王之不達至此。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

並伴同典此人同處也濫污也

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遺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此言推亂易暴。所以德衰。潔其行者。必不苟生也。○自議北人無擇至此四段。俱說朴樕趍淵之士。其意以爲不義之祿。寧死不受。豈有貪高貴以忘其身哉。但此亦過高之行。不可以訓矣。

篇首至昭僖侯七段。皆言重生者能輕天下。顛闕至孔子八段。皆言得道者能薄爵祿。此二意亦不必深讓。但自北人無擇至伯夷叔齊四段。又言辭讓而至死是以殉名慕高爲尚矣。故寓言篇言申徒狄因以蹈河。盜病其枯槁赴淵之行也。駢拇篇言伯夷死名。殘生傷性。與東陵無異。則漆園之意可知矣。今忽衆技淵俶。死之輩。列於重生得道之後。不但非全書之旨。竟與本篇自相牴牾。一曲之士。妄竄竒說。焉有不爲識者所破。

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展禽爲魯僖公時人。至孔子生隔八十歲。雖曰寓言。太不近理。與莊子見魯哀公時謬。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穴室。穿人之室。爲穴。樞戶。謂撬其門而竊人也。此皆穿窬小盜之所爲。魯有從卒九千人而驅猶爲此乎。下文言大國守城。小國入保。益自相矛盾矣。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

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誨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淺率至此。似小說家言。）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湧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枝木冠。冠多華飾如枝也。死牛脅。以牛皮爲帶帶也。）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畫餔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又拔一援。柳下季作個進身之路。備極醜態。忒把夫子說壞了。）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見於幕下而洛陽也。

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九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卿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上中下三等果。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以此為定論乎。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恥不取焉。○上言三德。此又獨稱其一德。何也。且南面稱孤。豈在容貌乎。擬跖之詞。或可顛倒。是非擬孔之詞。則當遜言而出矣。將軍有意聽臣。上言南面稱孤。此則徑把盜跖看做王侯了。不然。何以稱臣也。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大子何能使列國諸侯為盜跖造城立邑。尊為諸侯。即曰能之。但問數百里之城。數十萬戶之邑。何處有此現成隙地。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二語確是至言。世間面諛腹誹之輩。亦強盜所痛絕。妙甚。今告我以大城衆民。是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大利之故邪。

如目擊太古象

立群臣案位于群臣也然亦費解矣

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絶滅。○莊子生於戰國。彼時東周雖衰。猶稱共王。其曰後世絶滅。無此理。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

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

流流。入于水也。
入悭乞者不情命

仙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磔。陳尸也。流。烹也。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所謂忠臣

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既曰世謂忠臣。則世之尊之信之矣。又曰卒爲天下笑。兩語一氣而下。亦不暇應如此。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又竊戰國策唾餘攗入。欲以擬推。寃哉爲非也。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數語似爲近理。但以聲色等項。欲養壽全眞。豈可得哉。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

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眞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形容夫子驚懼失意處。醜絕惡絕。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蹎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陸註言何不稍行以爲名利之媒乎蓋大無行不信不任事則名就何來利從何得故視之名訐之利而人爭之實在是也若弃名與利而反之于心以自審則夫士之爲行也豈真有見于義理之當然而不可一日不爲乎分明是爲名利而修行也孟子責陳仲子爲是螬食李而後能充其操是也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註脚可也然亦大費解矣

○此段作者不知義何所屬以孟子爲是邪以孟子爲非邪吾請曲爲之說曰大意以聖如孔子猶爲盜蹠所折服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無恥而信成個何等人物津津言之故觀之名訐之利而信眞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葉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臧聚藏竊之人也汝行如葉

則以名利者不在於頭而在於無所往往見尋無耻者富多信者亦頭信者也故曰多信無義其名丘也

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寧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小足者上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後世莫不如此亦不可得也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俗所謂淌得出子張曰子不爲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曰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且與子訟於無約兩人不相服故訟也無決也無約人名曰小人徇財君子徇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徇其所不爲則一也數語想謝靈運藏穀

之徇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孰而圓機獨

或曰只每日也或且字文誤將然之語混作昔者

諸說小人徇財至首末並無約之訓

勝子一作申子 謂申生也臣子事見孟子

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向義將失。而所爲無起而富。無夠而成將棄而天。數語似秋水篇何爲不爲一段之意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七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此一段言爲利者固非即爲名者亦非惟當抱道而聽其自然之意末只言爲名之非蓋爲利之非人皆知之也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歸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見下貴者言安體樂意之道也則有之矣長生恐未必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耶意知而力不能行耶故推而不忘耶言但推而不忘故不用耶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見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言富者與人同時同鄉而世輒下貴之是中之無主以覽古今之是非也與俗化世士至重至尊者性命之情也爲此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則爲世俗之爲矣至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憯怛之疾恬惔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不監於體不監於心言爲世俗之所爲而不知吾之體與心有自然之苦樂所以知爲爲

者言此人自以爲絕俗過世之士其實全無道理所以覽古今并是非皆不過世俗之變化耳其主事在貴以下此其於養生不切實處也

或云註疑有脫遺註知有貴此等名利之人自以爲與我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必絕俗過世之士夫而棄其所

中全無主意不過能覓士令之成敗知是非之令別而已此等無頭學問自古耳聞見來胸中有甚主張

陸註天下之人皆不似我一貪著然方求見其有超然而獨辭者

而不知所以爲也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欲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俠挾同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若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言富者人莫不知和曰知者之爲知者之所爲爲人非爲己不足有餘俱從度字生不言貪廉也監字亦根上面監於體監於心來猶周監於二代

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

貪之實非以廹外也反監之度度猶度量當然之則也不足有餘俱從度字生不言知者之所爲爲人非爲己貪廉也監字亦根上面監於體監於心來猶周監於二代之監勢爲天下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戮人計其患慮其及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并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也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若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以吉居二世人知入生於憂患言禍多而福少所而凶悔吝居三也不知入易

楊升庵曰馮借憑也滿也借當音如渭河之馮冨人積貨如負重而行之象

中所言無營無慮。皆爲閒地。但昧者不肯打有餘爲害第一宜其營營逐逐於無已也。讀此可以藥迷。

者物莫不然　消息盈虛之道。不可草草讀過。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鍾鼓管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徼於馮氣。言富人飲食不節。其氣憤盈不通。吞咽曰後。溺遺尿也。若負重行而土也。可謂苦矣。貪財馮。用力之意。猶藉也。

而取慰貪權　而取竭靜居則滯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無事之時。火生炎而水下降。數數便腹脅澤。不能運動。馮氣而行。故曰疾。爲欲富就利。故潴若堵耳而不知避。冒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

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言重樓內匝。疏軒外通。以設守備也。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優孟詩有廉吏苦貧。貪吏苦富之句。若貧人皆知之。而苦富。則不知也。此段層層分疏。曲中隱情。今後如遇富人攢眉。切不可說他。裝點窮態。不妨爲之。憐憫嘆息。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放鷹犬於蔡上。聞鶴唳於華亭。絕不易得。千古同歎。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繚。猶繞也。○此段言爲利之累。足以醒俗。但重義輕利之旨。是道學先生恒談。似不待南華饒舌也。

寓言篇謂人而無人道。是謂之陳人。盜跖可謂有人道乎。假盜賊之口。歷詆古今聖人。是欲率天下而爲盜賊。

也。子張滿苟得。雅重名利。各持其說。惟無約數語。頗覺駁拇秋水二篇語意。其不至背道而馳者。賴有此耳。知和闕無足之非。微爲近理。然重義輕利之旨。常人皆能道之。漆園重道德而輕仁義。斷不取此。乃龍門猶取而信之。此理之不可解者也。

鍾惺曰。爭與鬥俱非莊氏是戰國策士游談正與弋說及幸臣論相似然亦格視彼二篇更覺淺薄

雜篇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莊子當以遊說之名著乎。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悝未嘗言。而莊子先知其欲絕王喜好。想左右已先泄之矣。但上文何以教周之問。

（多事）子。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事）而死。
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既說身死。安所事金。是莊子其以身（事）人矣。又云趙國何求而不得。復欲以身（事）人。何其輕賤至此。語意從國策中說太子平原君一段（段）縮（縮）來。）
曼胡纓無文理也
曰。諸。周善爲劍。毛遂脫（自）薦（薦）竟成（成）其（其）常服（服）劍服（劍服）衙（衙）王（王）自（自）售（售）則叔孫（叔孫）通（通）求（求）合之智（智）也。太
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變（變）其（其）常（常）服（服）劍服（劍服）衙（衙）王（王）自（自）售（售）則叔孫（叔孫）通（通）求（求）合之智（智）也。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

郭本曰上有王字
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

鍾惺曰此處須得一虛語形容方是匠手劒乃聊且結束所以覺淺弱

之劒何如。曰。天子之劒。以燕谿石城爲鍔。齊岱爲鍔。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夾。（夾同鋏）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劒直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劒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劒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劒何如。曰。諸侯之劒。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傑士爲夾。此劒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劒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劒也。王曰。庶人之劒何如。曰。庶人之劒。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劒。無異於鬬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下之位。而好庶人之劒。臣竊爲大王薄之。（就劒上翻弄三段分出天子諸侯庶人之劒）

失註稱王居曰殿非戰鬬尋之名也

語雖奇而意則疎。若大人之劒與莊子輒量吾不能不爲莊子危也。（三環謂自進食者三。而環繞於席前敬之至也。）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劒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劒士

皆服鬻其處也（服鬻謂忿不見禮皆自殺也○此篇是一氣文字無甚淺意筆力膚淺爲時手贋作無疑）

篇中口角絶似戰國策上之談莊叟言寧曳尾塗中○士公大人所不能器乃顧爲人作說客耶其就劍上發出天子諸侯庶人三段詞意體裁頗類國策初讀之似覺奇闢再繹之而意致便索然矣要知讀古人書其一覽而盡者即非雅文莊子爲此又何以爲莊子

雜篇漁父第三十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揄袂揮袂也劉鄉冠篇云敦杖蹙之乎頤惟見其工此言左手據膝右手持頤轉覺其拙蓋彼篇文古而此篇語纖故也）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

下。此孔氏之所治也。文問曰。有上之君與。子貢曰。非也。疾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眞。眞字伏脉甚遠。末段層層發此義。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再拜已成禮矣。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緒言未盡之言。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言。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地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夫子脩飾其性。而後以教人。明其眞而後以治人。此古之人。天地之美。而達於人之情者也。今則不然。夫眞。人之天也。故聖人之動。天也。故動而天下化之。靜也。天也。故靜而萬物服焉。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合波。故曰。無爲也而萬物化。深不可測也。天不爲而萬物成。此之謂也。而惑於人間。愚者福淺。辯者不及。夫道。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故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事之跡也。至道不然。至道者。精而無形。大而無垠。非有形聲。而萬物化。故曰。言者所以明道也。道非言也。知者所以取意也。意非知也。辯者所以別物也。物非辯也。故曰。道不可見。可見非道。不可聞。可聞非道。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之不知。辯者之不辯。明矣。而世俗之所貴。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治天下之民。吾甚憐之。欲修其道。以覆載之。其可乎。舜曰。不可。人有其德。而天下化。人有其性。而天下順。夫憂而教之。是不愛也。勞而勸之。是不予也。堯曰。善。然則吾憂其可已

用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敘。百姓流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矣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飭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果哉未之難矣。曰。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愿。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八疵四患。看來但是念上所爲。而以戒孔子。眞實無謂。孔子揖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三再拜禮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數語亦屬套頭。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言善否自有之而惟頰之所適則偷拔之也。頰適即頤指之意

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愼守其眞還以物與人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眞客曰眞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眞悲無聲而哀眞怒未發而威眞親未笑而和眞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眞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眞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眞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眞之可貴眞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垂涕於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愼

幸而漁父告去不然則孔子竟成一拜懺頭陀句一拜時自晨至晚無一休歇矣贋手搜索枯腸苦已極不得不於此處用力點綴

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不可與往者不與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

勿與之身乃無咎。上面既說同聲相應同類相從此又言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言氣兩人矣。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若夫子而倨傲。今漁父杖拏何以爲夫子。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粗率如此。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成何句法。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非子文極變幻。不可方物。此篇首言甚矣子之好學也。中言甚矣子之難悟也。末又言甚矣由之難化也。此等句法。有何驚天動地之意味。筆力庸弱之態。具見乃敢擬莊。吾服其膽。

夫。由之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夫子既下人矣。又自以至仁自居。斷無此理。或以至仁指漁父說。謂漁父之至仁。故能服人而下之也。若然則下人不稱不得其眞二語。便解不去矣。下人不稱不得其眞。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譬莫大焉。而由獨擅之。自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粗率已甚。吾敢不敬乎。此篇敷衍成文。全無意味。筆力庸弱之態。具見乃敢擬莊。吾服其膽。

篇意以無位而設教固屬多事必貴真而去僞方爲聖人此前三篇意義差勝但所謂入死四患中賢之士亦已飫聞乃取以教孔子是遇上乘之人反說下乘之法無是理也若謂漁父不如孔子何等人則爲漫然套談亦不足取矣其筆法庸腐與上三篇如出一手然非深於莊子者亦不能辨惜乎太史公亦爲所欺也嗚呼豎丘之可畏如此

列禦寇第三十二

食于十饗而五饗先饋有十饗則以五饗先饋已同食獨食者不能相並內誠二句言胸中之所藏得者疑結而不解釈故此形如間諜然偶出而露其光耀故爲人所見也內誠成光之本不解形諜之由光耀外露則人敬已甚乎貴老之人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饗（饗同）而五饗先饋（饗賣）漿者之家也言吾往食於賣漿者有十而五賣饗之家皆不待沽而先以漿饋饗益敬之也諸解俱謬伯昏瞀人曰夫內誠不解形諜成光（存內之存）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吾是以驚（以外鎮人心使人誠不能渾而無迹則形於外者未免犖犖有齒者整酒醪也有爵者老有齒者整酒醪也所患謂人敬己過於他人所以致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吾是以驚（以外鎮人心使人誠不能渾而無迹則形於外者未免犖犖有齒者整酒醪也有爵者老有齒者整酒醪也所患謂人敬己過於他人所以致

沈註使人移防以貴老（一句）以事我實禍我也（一句）我實禍我也（一句）權量度也權輕不其用其量度也權利薄故權輕若本錢既大則心計轉繁或曰列子作無多餘之贏當是之前能觀而不能改則處典出同或曰沒其居矣已若有出則人將從汝李本作它不言之教較形

夫饗人特爲食羨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

謀成光者自見
放執此化
已矣言不消發
茅了隱含須
使人無保便爲
良策或俯爲不
可救藥求是
焉用何用保之
人感豫內句
言感而使人悅
豫由汝之出其
所異以動人故
也人既有所豫
則汝豈能一無
所感矣若有所
感而搖汝本來
之真性此種畏
已猶物甚無謂

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萬乘之主身勞知盡俗勤如此使其見我必將委國而授之以政則我亦身勞知盡矣所謂聲其所患者此也安得無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己人將保汝矣觀內省也保恃也言汝既善於自省矣但使己如此而不求更進則無幾何而往則六外之變滿矣人將附汝而不能却之也伯昏往省鄰冤於家也屢滿來其家者衆也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子亦頓其杖以支顊而皮肉皺立有間不言而出以人保之者多立有間不言而出謂枉其杖以支顊而皮肉皺也○描寫入神儼然在目見其不足教也實者以告列子實損同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急於求言恐其追之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言汝之病不及也暨及也以藥救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指戶外屨滿而言只舉前語作一

証據輕
桃冷雋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言汝雖非有意求人之保但汝不能使人勿保感豫畢竟是學之未至處焉用言其所學之無用也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又無謂也出異表異也感人而使人談悅而來保者殆表其異以示之故耳然有所感則我之精神未免外用遂致搖動本性而不自知其無謂也與汝遊者又奚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汝所從遊者莫知以此告戒於汝至其所言皆爲鄙細之言徒爲人之毒害耳若是則同入於迷途豈能相出乎

鍾惺曰語妙有雅致而腴鍊法最可歎

飽食而趨遊況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俗所謂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此解○此言所以使人無保之法

鍾惺曰相問之氣莫有能覺得者何取其後相問也

史張養傳使
者來多道孰于
天字誠哉言如
成熟也孰字如
此解既晚小言
相關又以見習
熟而莫能覺知
不成儒而知
病根在以也有
異于人故使弟
墨而欲明其儒
業之成也
而指其父也怒
其父故如此稱
之所謂賤其親
也言何不視汝
之佳兒已致于
墓木之拱矣

此正說緩之不足以食報故使弟墨而報其軀衆伯親之未有不墮落死亡者有德者即安其天而不分彼我衆人皆當緩說為儒正宜闢墨而緩使其弟墨子不宜然見父而緩殖其父為而是安其所不安也河潤九里澤及三族緩墨翟之兄呻吟謳讀之聲衆氏地名河潤澤及言其儒業之成利澤及人之遠也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緩與弟二人各以其學相雄長其父助墨而絀儒緩以弟之又以己之學為弟所勝故因而自殺也良伯墓也使其父夢之曰使汝殖學墨者乃我也汝何不見其為我死乎闔胡嘗試其良既為秋柏之實矣緩既死猶以其學為秋柏之實矣是誰之功乃稟弟以致死耶夢中譚此一段薰習之氣并可殊也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報猶佛所謂果報之報天者性之所安也造物之成就人必其人性分中帶得有此一段薰習之氣故為墨而墨成耳夫人

父心已死而見愛是不安其所安也或曰關尹子聞道之後有所為有所執者所以之人無所為無所執有所以之天不言即是為已矣夫屠龍技本喻勘破變化不測之域聖人可必者亦視為不可必故胸中無拳拳服膺之善俟之平衆人可必者亦欲必之成胸中有拳拳服膺之善俟之以已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亦人之井飲者相捽也捽拽也緩以已之廢棄而以異於他人而賤視其親是貪天功以為已力何異於齊人之井飲者以泉為已私而至於相爭鬬耶齊人即故曰今之世皆緩也今之人大約不知性之所安而齊民猶云衆人也

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不德有德者以不知亦所以全其故曰皆緩也

者謂之遁天之刑上德不德天也況有道者乎有知則不免與天相遁以自傷矣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所安者天也所不安者人也○此數語足不安其所安上意緩蓋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者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道者無心自然而已知而言之則涉於有心古之人

所以行不言之教也。○此一段大人字發出議論。

千金之家。一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喻學道者。單千金之家。即是空諸所有。於千日功成而無所用其巧。即得魚忘筌。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

兵特之則亡。以必不必。必之。謂無自傷以底於亡者。○此承上無一而其巧一句反覆言之。

小大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苞苴以遺。竿牘以問。問遺之具。

小知所拘也。○敝精神三字。根上兵字來。居今之世非此不行。所謂不可不可須臾離者。豈特小大之知爲然。邪言之不

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

也。竿牘學問也。蹇淺爲艱難淺根。上段大人字發出議論。

無益之學。惟至人爲能行道。生物反形。歸返今小夫之精神已盡乎蹇淺。而欲以治物。此則迷惑乎宇宙。而不知所始。

累于形而不知太初。往于何所。太一。提挈調和之意。蹇淺。

例講形虛二字。

累也。此道物例講。聚精會神。而歸之于未始有始。而其實無何有之鄉。故其精神之運轉。如水之流于無形之地。即其發洩而爲兼濟大一。亦在于太清之所。而非沈溺污濁汲汲爲指小夫之知。毫毛亂乎笔號也。太寧。其實于無何有之鄉也。其實所謂黑韶也。

羽不須飾。言之已文矣。而又畫之。則文之過也。非愛之以天而

不知太初。小夫之知如此。乃欲兼通乎道之依。物之故。以小大之虛。如是則迷惑於宇宙之大。不能兼濟道物。矣。爲形所累。而不知太初之本。無不能達於太初。爲數之始。萬物從此離。無入有生者也。

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其實乎無何有之鄉。

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無始。即未始有始。比之太一太清。初尤有進矣。歸精神。與淑精神對看。其實。酣眠也。無何有之鄉。則無始是也。至其應物。則如水之流於無形。發泄乎太清。過而不留。物而能化。至人之用心。如此。

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而不知太寧。毫毛即蓬蒿之意。太寧者。未始有物之初。無紛紜轇轕之擾者也。小知之役役。至人以爲可憐愍者。

通雅。閒大字有財用錢之義。太寧。即笔號也。京曰。吾子淵源之學。淮南甘與大有之生而覺視平昭之意。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

黃馘者。商之所短也。槁項者。黃馘一悟。萬乘之王。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痤。亦癰類）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此老滑口勢利。只得如此虐謔。若與之高談道義。無益也。吾以曹商亦庸有廉恥的人。聞舐痔之言。遂默然不語。若係今人。則以笑罵由人。笑罵。其心竟以舐痔爲榮矣。○文非莊叟手筆。）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廖乎。（貞。楨通。幹。猶云楨梁也。）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以文物之美爲飾也。）從事華辭以支。（支。枝葉之言。）爲首。（以枝葉爲美也。）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

忍性。猶云矯性。視。猶示也。言矯飾其自然之性。而不自知其無實也。受乎心。字乎神。大何足以上民。（言其學之執着於胸中。而不能與人相忘也。上民。長民也。）彼宜汝與。予順與。誤而可矣。（下平。惟誤而用之。則可矣。若審而用之。豈可哉。今之世慮。）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爲後世慮。）而不忘。非天布也。（民之所以難治者。以其上有心感之。不忘。天之普被萬物而無心者。則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能相忘。）商賈不齒。（商賈不齒於大道。謂其有私心也。）雖或以事故相齒。（雖或偶以事故相齒。）而人之神終不樂。（言不欲與之齒也。○買絹牙郎。官媒。猶羞之。）其一段持籌會計之態。（令人委難相近。）勿調（分別）也。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

目夕也。故終爲其自然之性。而不自知其無實也。言矯飾。受乎心字乎神。大何足以上民。（言其學之執着於胸中。而不能與人相忘也。上民。長民也。）彼宜汝與。予順與。誤而可矣。（下平。惟誤而用之。則可矣。若審而用之。豈可哉。今之世慮。）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爲後世慮。）而不忘。非天布也。（民之所以難治者。以其上有心感之。不忘。天之普被萬物而無心者。則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能相忘。）商賈不齒。（商賈不齒於大道。謂其有私心也。）雖或以事故相齒。（雖或偶以事故相齒。）而人之神終不樂。（言不欲與之齒也。○買絹牙郎。官媒。猶羞之。）其一段持籌會計之態。（令人委難相近。）勿調（分別）也。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

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眞人能之。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拲楊桎梏。動。謂心之搖作。過。謂事之悔尤。宵人。昏昧不曉之人。離。罹也。○自難治句至此。根上受乎心宰乎神二句來。重在內刑一邊。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貌厚而情深。所以爲人心之險。其難知者正以此耳。○好狠罵幾於執梃。面皮矣。故有貌愿而益。愿。謹慤。益。盈溢也。有長若不肖。長。有技。不肖。無能也。有順懁而達。順。從。懁。急。達。相濟之意。有堅而緩。堅。堅持也。緩。纏繞也。有緩而釿。緩。和緩。釿。急也。○五句言人之情貌。每每相反如此。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之人。即爲棄義之人也。○世人說仁說義者。便是不仁不義之尤。切不可信。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言賢者。蓋世間眞正豪傑。徵。驗也。○並言不肖而不開口便見肝膽。不正考父一命而僂。再命而俯。三命而循牆而走。孰敢不軼。軼。取以爲法也。如而夫者。一命而吕鉅。再命而於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孰敢不諾。唐許之貌。唐堯許由也。言其僬僥如此。比之唐許。當何如耶。○此言器量大小之不同也。戚。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有心之謂失性有五是也。中德心也。害于德者有五。而心其

以刑罰而訊問之也。食之以憂患而剝蝕之也。宵小也。厚貌渾厚其貌。至此。根上受乎心宰乎神二句。來。重在內刑一邊。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貌厚而情深。所以爲人心之險。其難知者正以此耳。○好狠罵幾於執梃。面皮矣。故有貌愿而益。愿。謹慤。益。盈溢也。有長若不肖。長。有技。不肖。無能也。有順懁而達。順。從。懁。急。達。相濟之意。有堅而緩。堅。堅持也。緩。纏繞也。有緩而釿。緩。和緩。釿。急也。○五句言人之情貌。每每相反如此。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之人。即爲棄義之人也。○世人說仁說義者。便是不仁不義之尤。切不可信。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言賢者。蓋世間眞正豪傑。徵。驗也。○並言不肖而不開口便見肝膽。不正考父一命而僂。再命而俯。三命而循牆而走。孰敢不軼。軼。取以爲法也。如而夫者。一命而吕鉅。再命而於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孰敢不諾。唐許之貌。唐堯許由也。言其僬僥如此。比之唐許。當何如耶。○此言器量大小之不同也。戚。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有心之謂失性有五是也。中德心也。害于德者有五。而心其

最長者也鍾惺曰中是子莫之
中最難省改故
爲凶首形字若
此。○凶德猶上所謂賊也。五者眼耳鼻
舌意識之謂。中德意識也。然皆也。
而吐其所不爲者也。吐心於眉睫之間。則尤甚矣。乃欲
返照而內視其何足以有成耶。○道家所謂制眼之說。盜
跖形惟肖矣。達大命
者隨。達小命者遭。遭。猶有委命之意。隨則無容心矣。故有
是安遇無求之義。兩者略有不同。不可不
知。○達生達知達命。三者又是府之好處。
府仁義。先王之
藏。○此一府最爲上乘。達於知。則能
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稚莊子。騎稚。謂見人
也。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緯蕭。以織葦爲業者。其子沒
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鍛。捶碎之
也。蓋珠有
光彩。恐爲龍
所覺故耳。夫千金之
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奚
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
非小也。今宋國之深

璋璧曰竇斷其都記曰江濱竹繩編之以取魚謂之扈業陰竈有不亡身滅族者眞可畏也○文非莊叟手筆蒙竇志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名曰竇斷猶初生義將死而者相反乘化歸尽委而任之可也奪烏雀以與蠛蠓則是未嘗離冶之金夫孰能尚隨其所之而況此臭腐之物歟將死之言止此平不平承上偏

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虀粉矣。鄙夫貪戀權勢。皆乘世主之不覺。一旦悔悟。未有不亡身滅族者。眞可危也。○文非莊叟手筆。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與前篇龜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一葬具已有意致絶住。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不說葬具無用。倒說

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

宇宙言之明者見外物而爲之使神者見而置之故勝明知弃餘而欲厚葬是爲之使也見應之。則必有不合矣。若神之所安則純任自然而已。愚者以其所見而助于人爲則其功外馳而眞神亦喪矣豈得爲明乎

或曰人疑神之正論

之以發

蘇子瞻作莊子祠堂記。言讀寓言之終陽子居爭席一段。因去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

也○忽添出與奪二字大奇○若止說爲烏喙蟻。的不免於食。則此筆能之矣。以不平平其平也

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以萬物之自應。而欲以其所及也。執其所見。則受使於物。見應之。則必有不合矣。

之不勝神也久矣。明見安能使物哉。惟任神然後能至順。故無往不應也。此明而不勝神也。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乃愚人恃其所見。以爲可以入人。豈知此不過爲功之以發正論

蘇子瞻作莊子祠堂記。言讀寓言之終陽子居爭席一段。因去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

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此老讀書。自是千古隻眼。後人惟以篇目已定。不敢擅自改討。亦古人闕疑之意。然亦不可以不辯也。篇末載莊子將死一段。以明漆園之絕筆於此。猶春秋之獲麟。此外不容添設一字。則天下一篇。不辯而知爲訂莊者所作矣。後世紛紛猶以莊自爲之。甚矣讀書之難言也

天下第三十三　朱註天下篇首二字爲名。實則該括乎上取篇首二字爲名。實則該括乎上物之意。余直以爲南華經之後序。出於學莊之學者。非莊子作也。開口曰古之人。已有爲正是斷案。此說與林西仲同　鍾惺曰。司馬公六家要指。劉子駿七略。皆本此爲不可加矣。伏下文　察以自好。及雖而不反

維篇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此一句是提綱。下面五段。供有古之道術有在於是句。伏脈甚遠。

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名雖異而其源初非有二。

○神者明之藏。明者神之發。言道術之極也。聖王即下文內聖外王之道。二與上面多字對看。不必作抱一也。王必有所由生也。王必有所由成也。四句皆該之意。道初無乎不在。但治之者不能無偏全

神如維爲降神之補明如昊天曰明之明聖。德也。王。道也。神何自而降。明何自而出。聖必有所由生也。王必有所由成也。四句皆該

○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

天神至聖四名總一人。因名而蹤其義。故不同也。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君子則道術中之人。未能到天神至聖地位者

生王成法天之道而聖人以下言。起下內聖之道。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
躰之也。一字爲
一字伏脉
也。以上俱就治心。以事爲常。以衣食
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
爲王。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名法參稽
分表義之故。
事物之來皆如
數二三四者。
有數有爲。百官所以相齒。以事治。其職事。務農桑。廣畜養。實庫
毫無所難。養民
藏。以恤孤獨。故有養民之理。以上就治人言。起下外七之
之理。此虽宋度
道。古之人其備乎。頓句
然皆道術之所
有者。惟其備於
警策。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
身故能實獲
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精粗。其運無
乎不在。總言道術所有。皆
本末俱舉之意也。
之史。尚多有之。其有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
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
沈詩天下大亂

以下所謂所憑乎分者是也
鍾惺曰一察二字職掌二字
其道不明也一察一偏之見也
判天地之美三句知之也寡能備了天地之美二句不能全也
稱神明之容即上所謂配神明也一曲之士固不能備賢知之質文中道而廢所以起下闇而不明也內聖外王蓄之則聖德

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
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總言古人雖遠。其數度尚可攷
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而知。以見道術不容不一之意。天
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
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偏。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
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
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
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
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

發之則王道
廢二費也暉燀
耀也矯如矯枉
過直之矯此種
道術已屬不正
而墨子爲之過
于其道止則墨
其道而無所改
更
沈註太循太拘

○此言治方術者。各逞其一偏之說。不能會古人之全。道術所以分而不一。以起下文數段。不後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靡麗也。暉光也。以繩墨自矯。句言其儉。而備世之急。矯厲也。此句言其勤。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己之大循。大循作大順。猶太甚也。○一句是上文往而不返之病。爲之大過。承繩墨自矯一句。已之大循。承不後於後世三句。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鬬。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非樂節用。墨子篇名。非鬬以鬬爲非也。不怒。言但自責也。不求異。言不求異於人也。然雖不求異。卻又與古之先王不同。所以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

沈註墨子之道
雖盛行未敢
殽如殽雜之殽
或曰殽字見史
李斯傳蓋監臨
之義不殽於此
離于天王不合
時宜也爲道而
至于不可行于
天下則亦外王
之道遠

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上皆言其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言教人自苦而信。但當歌而不歌。當哭而不哭。當樂而不樂。是不類乎人情耳。觳不潤也。○此段文法繚繞。加千年古木。脩蘿盤曲。

不可名狀。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橐耜。作橐耜。九雜。糾合錯雜。脛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

（胈。股屬同）

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此段引墨子稱道之言。而斷其所爲。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

（跂木屬也。蹻。舉也。服。事也。）

（譎。墨子之屬。而倍譎于墨子也。）

爲別墨之主也。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別墨。言於墨之道文自成一家

（相進而已矣。持此而行之也。）

也。相訾相應。所以爲不同處。與上文不異。呼應已了。墨道成者。尸也。至今不決。言久無定論也。○此段又自墨之教文有不同如此。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真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不異於五百餘言。層層駁。忽於段末。斗轉數語。煙波無盡。韓退之爭臣論。熱了瞻花燎。從此處脫化出來。人莫不覺。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枝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

（亂之最治之末也。）

（鍾惶。可鬼於亂然未至於治。註謂亂之易治之難也。）

（鍾惶。曰。累與飾相反。苟與枝相反。）

止。以此白心。（不累不飾）以禁攻寢兵。爲外。白心。言既勞干救世。而目心之無他也。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以自表。（表。明也。）接萬物以別（別而宥之。）爲始。（其接萬物也。別而宥之。）不欲（令其相犯錯也。）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驩。（聏而合。）以調海內。（調海內者。所以聏合驩。）欲置之以爲主。（其言心之容也。乃名之曰。心之爲行。）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不適至是。）爲（人著也。人當捨）見侮不辱。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人皇不歎而強之。）強聒而不舍者也。（當時物議之熟如物不諳熟而強合之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此九句指禁攻寢兵之實。）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忽伸中間作一過）以情欲寡淺爲內。（以情欲寡淺爲內。不爲物累。）以禁攻寢兵爲外。（白心言既勞干救世。而目心之無他也。）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以自表。（表。明也。）接萬物以別（別而宥之。）爲始。（其接萬物也。別而宥之。）不欲（令其相犯錯也。）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驩。（聏而合。）以調海內。（調海內者。所以聏合驩。）欲置之以爲主。（其言心之容也。乃名之曰。心之爲行。）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不適至是。）爲（人著也。人當捨）見侮不辱。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人皇不歎而強之。）強聒而不舍者也。（當時物議之熟如物不諳熟而強合之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此九句指禁攻寢兵之實。）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忽伸中間作一過）

或三方言秦晉之郊。謂熟曰脰。內則濡脰注備。讀爲而集韻作（脰。龍龕作）（脰。分其芋羹而覓之。）以因之也。（心本無可方物。而今強名之形容心本無可名言。而今強名爲心之所以脰合驩海內者。）所以爲主。（其言心之容也。乃名之曰。心之爲行。）其行下文以脰之以爲王。而用之耳。脰者。（人當捨）舍飲劍之便謂是心之德行也。（脰有蜂腰馬跡之妙。文於上段格調一變。）此古人下筆有神。非今人所知也。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言我何必於自活。亦以儆乎今日救世之）曰。我必得活哉。（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哉。）（言我何必於自活。亦以儆乎今日救世之）士。當以自私自利者。此即白心之言。○此七句指情欲寡淺之實。

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不）苛察務寬恕也。不以身假物。必自出其力也。其行適至是而止。言所行不過如此也。○此處不着斷語。蓋斷語在前。訓然而止。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決然無有主持也。趣物而不兩。隨事而趨。不生兩意也。不顧於慮。不謀於知。

（爲主。道心之所以爲主也。固置二字頓住。另有妙義。言必欲用其道。則五升之飯足矣。他無所用。不以身假物。極不累不飾來。則無益于天下之學也。）

（宋註假物。猶物也。況註借他之借。）

（圖傲者。此亦句頗難解。唯郭註近之。圖傲猶謀蹤也。謂莽曠不切事情）

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冷則不熟。汰則虛。若較量于道理之中。以爲有知與不知。則所知亦薄。而卒近於自傷也。誤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輐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誤忘也。

一經選擇則不能徧及有可教者則必有不可教者故不主

冷則灰心而可起念汰則淪落而不求用萬作迫言無論知與不知皆捐薄之

分別也

奇汰同

同上

誤髁棬拐也。椎之拍。輐之斷。總是與物宛轉之意。苟可以免。言苟免於罪也。魏然。獨立之貌。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而無行。脫略不爲行檢也。全一身也。或曰。免推諉言訳諧也。髁言多戮輐之消也。輐與刓通。輐斷。謂強毀圭角。慎到之道。如此。是直以土塊易不失道矣

鍾惺曰。三人慎單敘談。彭田合敘略

彼然以意會之。當是偶然過物之意。前所謂入

謀獨行也。椎之拍。輐之斷。總是與物宛轉之意。苟可以免。言苟免於罪也。魏然。獨立之貌。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而無行。脫略不爲行檢也。全一身也。或曰。免推諉言訳諧也。髁言多戮輐之消也。輐與刓通。輐斷。謂強毀圭角。慎到之道。如此。是直以土塊易不失道矣

鍾惺曰。三人慎單敘談。彭田合敘略

彼然以意會之。當是偶然過物之意。前所謂入

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無名所以無譽。敘事中忽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愼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塊。土塊。無知之物也。愼到以爲不失道。非死人田駢亦然。格調又變。

推原出一層。文情飛動。

借他人口吻作斷。四字

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

學於彭蒙。得不教焉。以教則不至也。

然無主下面不使人見而覩之亦此意也鏡同覿無主角也或曰通雅宋註音閒今無窶字即是闕字古文作闚闚偏旁人用偏然是也鍾惺曰已無危物自着於鏡最親在已形物二句是不敢方物動靜態三句是主太一若乎以下四句是常無有沈註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常無着真空常有着妙有二無相生真常不變益有無二者猶不免於對待混而爲一所謂芴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具足其中有精故曰主之以太一以上皆謂道體也無居遷言無心鍾惺曰兩有餘句法詩文玉有聲通處有聲外功數句是常無主太一至極數而不動也自著形於物而各彰其理感而遂通也下九句皆本此二句俱關尹之言前其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也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谿谷皆虛而有容之處○此言濡弱謙下爲表者

徐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徐而不費舒緩而不表著也笑巧矣人之巧者也○此言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者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此又言以濡弱謙下爲表之故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此又言以空虛不削也至極也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眞人哉○語作贊而歎出之格調

音閒戛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於飯斷戛寂也其相反而欲不聚人之觀總亦此意也斷絕之也總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違不免於并彭蒙田駢愼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

槩常有聞言皆有聞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于道亦節取之意

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太一卽物視之意以濡物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其寂音忽乎若不可捉摸

芒乎芴乎其無門乎其無窮乎其不可測乎

古之人其備乎

同焉爲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無居不先藏此以待彼寂

句。是不毀万物。万物罗列而無所歸向。申上何之何適之意端。

又變。芴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

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無形不可見。無常無不具也。莫足以歸。不可測。萬物畢羅不能指。而歸之也。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不可窮詰之語。時恣縱而不本於正。又不自見其畸異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瑰瑋而連狘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連狘。兎轉貌。諔詭。奇幻也。彼其充實。不可以已。是一部著書本領。非若急於自

于雜亂無章。諔詭則滑稽而變見百出。故可觀。最曰章句訓詁。作訓釋者。歎二字通用本。源也。家如宗支之宗。言大要皆本太和元気之調適。而上達於天也。鏡作蛻。如蟬蛻之蛻。遷變化而忽。隨物遷而鮮。而其理皆不遇。則將疑其有所脫化而來不蛻。則迄眛而不可究。其道矣若論

見。搜索枯腸也。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稠適而上遂。稠適。即調適。上遂。至於宗也。五句總言其充實之意。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窮。平。咊乎。咸平。咊乎未之盡者。內既充實而其應合乎造化之功。解脫乎萬物之迹。蓋有無窮之用。則大而能化矣。其所以然者。又若昧未盡。則又不可知之神也。○贊歎之語上無古。下無今。自是訂莊者所作。乃俗以爲莊子自言。郭子佐稱其禹拜昌言。何嫌乎。此是何說也。意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麻物之意。多方其言舛駁而不一也。麻物。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歷指物而言之也。大千里。天與地里。山與澤平。日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

左中左睨。物左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

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此言惠施所以與天下辯者。其理不可致詰也。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

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

沈註言天下止知數起於一而不知有太一。有小一。推至大處。起數向小邊來。謂之太一。推至小處起數向大邊去。謂之小一。

倘忽焉喪秋郎吾所以知而來者矣。

沈註。厚薄是厚薄。大小是大小。不可便謂厚大爲薄小爲。類故有薄。不可積者。其大可以千里。如日月之光滿天下。而不可積。春氣動則蒼波青草滿天下。而不可積。是也。天與地卑。山與澤平。地上皆天。故雲霧霜雪風雷生焉。溪澗流。龍魚遊焉。居西者呼爲東。居東者呼爲昃。人今日之生生。則昨日之生死也。天下有大同異。有小同異。大同而與小同異。此小同異者。左謂之人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天實無窮。而地實有窮也。不足東南。則謂之窮矣。今日適越。形則今日適越。神已昔日至。連環可解。環之貫於空處。不貫於環也。而環貫空。各自通轉。非解而何。日月之行。竟無停迹。二十八宿日夜旋轉。雖爲天下之中。皆謂之中。何又曰越不見燕。燕不見越。各以所在而定中。如中庭月色。寧分比隣哉。萬物皆我所當愛。地大地亦我氣相屬也。林註。卵有毛。譬如雞爲鴨伏。卵出於卵者。爲鴨毛而不爲雞毛。則是卵有毛矣。沈註。雞三足。蓋雞以兩足行。而不著於地。此必復有一足矣。如梯而足則著地而不行矣。郢有天下。燕北越南。皆爲天下之中。則謂郢有天下。

亦可。羅註。犬羊之名。皆人所命。若先名犬爲羊。則人必呼爲羊矣。馬固胎生。然馬生子者蟆也。蟆之始生。曰蝌斗。有尾。長而尾落。安得不謂之有尾。陸註。寒熱皆人之所立之名。人謂火爲熱。而火豈自知其熱乎。山不出口。而空谷何以傳聲。沈註。輪不輾地。輾地則膠。而不行矣。惟不輾地。故能行。目不視。指不至。卽公孫子幸言。踽。目之見物。必待於緣。緣盡體空。目不能見之也。或曰。世說客問樂令。指不至。者。樂不答。直以麈尾柄俯几。客曰。至。不至。樂因又舉麈尾曰。若至。那得去。乎不絕矣。四字。恐。計文。林註。龜長於蛇。矣。既謂之龜。則其合止。如此。謂之長於蛇。亦可。沈註。長於蛇。故能制蛇。否則爲蛇所制。矩之象。一縱一橫。易。嘗方。偏規。豈能爲之哉。鑿圓枘而納。自入之。沈註。公孫子幸曰。有影不移。說在改也。蓋形自動爾。何與影事。陳註。不至其地。不可謂之行。不黃狗犬。其的。不可謂之止。羅註。狗狗犬同實異名。名實離合。彼此名異也。

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此言天下之人。所以與惠施相應者。其理不可致詰也。

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囿。言四面交攻。如囿之圍合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語氣。描寫得出。施存雄而無術。守雌爲道。則存雄非道。可知。上曰多方。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此皆不可以言解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偏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

林註。謂之狗則不可謂之犬。謂之犬則不可謂之狗。

沈註。黃馬驪牛三。公子牟曰。形名離也。馬也牛也色也。是之謂三。白狗黑。不見則黑白與物一色。而時有不見。孫黑可矣。公子牟曰。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小馬有母者。謂之犢。無母安得稱犢乎。一尺之棰。今日取上半。

明日取丁半上下循環何竭之有

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入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適和也隩言其小而暗非夫惠施而充之一通四辟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虻之勞也蓋愈實于道則愈劣于道乃惠施不能以一自寧敬于万物亦奈之何設此段議論非貶薄惠施亦非揩襯自己蓋以己之游戲神通與惠施相似恐人因此波及而曰爲空言無實之學故譜惠施存

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充其一偏之能猶可若曰此其愈貴於道者亦幾危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論惠施處處加以痛惜見其有才而不能至道也○此篇總論道術分合之故令人自爲決擇其間萬絕波瀾一望無際熟此何患不落筆千言哉

知道術者少故治方術者多然治方術者多故知道術者因以益少矣何也道術無乎不在而方術則其中之一察耳故天人神人至人聖人君子之異其名法名參稽之異其數世史六經之異其文皆道術之所該徧無可欲爲亦無可不爲也及一曲之士出而道術始分道術分而後學者因各有聞風之不同是非世道之幸矣於是乎有墨翟禽滑釐者爲之太過已之太順焉有宋鈃尹文者爲人太多自爲太少焉有彭蒙田駢慎到者棄知去己緣不得已焉有關尹老聃者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

雖而無術則莊叟之訪得可知矣況太史公空語無事實之譏莊叟蓋通觀之矣此篇先用皆原于古之人其備乎道德不離于宗天下裂數句立定机局前仰哀吟接手用其太玄也通矣其行適至是而止察乎皆嘗有聞者也古之博大真人哉洗發裂字抑揚令吐疲用被

其充實不可以已直接古之人其備乎內謙牝一切未常出惠施一段正與充實不可已相反

萬物爲實焉則博大眞人視諸家有進矣及至莊周上與造物者遊下與死生無終始者友其寓言重言巵言皆發其充實於己者是爲方術也而實道術矣若夫惠施以勝人之口自與辯者相應務於德而強於物祇爲多方而已爲無術而已不特道術所不居即方術亦所不取也名爲善辯寃何益哉求道術者當審所尚矣此篇爲莊子全書後序明當日著書之意片呵成文字雖以關尹老莊槩頂曲之士來諦意却有軒輊其叙莊周一段不與關老同一道術則莊子另是一種學問

可知段中備極贊揚眞所謂上無古人下無來者莊叟頹然無敵人自譽至此是訂莊者所作無疑王荊公莊子論蘇長公莊子祠堂記皆以此篇出乎漆園自作各有獨見但可徒資談鋒總非定論而議者又以爲訂莊者不著名姓爲疑不知莊叟生於戰國彼時猶爲近古國策筆法橫絕俱無名氏千載而下以不知出自何手爲恨豈若後世淺儒粗就一篇爛時文便自署其姓字於上灾梨以自誇詡徒以供覆醬之用當使古人笑人至今齒冷矣

陸之副墨以二年成沈之通以二月成余豈敢望二氏顧余治莊原由于病方其劇也猶不能自言我病況能言莊乎右軍之癡預於盛德晉鑒之性理錯者漢晉春秋余豈敢比二賢唯是校正之役服藤二子焉依是其所以不日成之而二子駸駸獨帰重於余請

秦閬再識

莊子因卷之六

補義莊子因跋

是歲教授秦士鉉氏所校莊子因成矣校文大役又能補其闕者刻之土方森如也夫莊竒絶雖當世病學不能無瞪若之嘆今之

所校明如觀火雖復淺膚
者得窺其旨趣可謂盛舉
也茲書一出則奚翅長崎
之東津輕之西賴焉傳諸
海外亦有光云寛政八年
春尾張服部世猷撰

莊子因跋
林氏莊子因成於康熙中去世
未遠其傳於我者未多寒鄉稱
難得及得而讀之註又稱未全
窮學之士憾焉馬教授秦君取諸
家善說補其未備梓同諸衆嗜

於是各篇之旨靄乎可掬薫然可味也其功偉哉余好讀莊子寢食之久有所得有所疑益服泰君之卓見云

寛政八年春三月　尾張　伊藤　譲　識

皇漢洋今古書類自家積年叢覧セル者ト其集藏畜二充棟載車ノ夥キヲ以テナラズ品位精工價程清廉以テ四方君子ノ慶顧ヲ待ツ

文榮堂藏版

阪府書林

東區南久寶寺町四丁目　八番地

前川善兵衛